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美]罗森斯托克-胡絮(E. Rosenstock-Huessy) ● 著

越界的现代精神

The Christian Future or The Modern Outrun

徐卫翔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越界的现代精神

The Christian Future or The Modern Outrun

[美]罗森斯托克-胡絮(Eugen Rosenstock-Huussy) ● 著

徐卫翔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界的现代精神 / (美)罗森斯托克—胡絮著;徐卫翔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6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617-5938-7
I. 越… II. ①罗…②徐… III. 语言能力—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4394 号



本书获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授权出版简体字版

The Christian Future

By Eugen Rosenstock-Huessy

Copyright © by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8—184 号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越界的现代精神

(美)罗森斯托克—胡絮 著

徐卫翔 译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0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5938-7/B·411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解释学（Hermeneutic）一词便来自赫耳墨斯（Hermes）之名。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20世纪40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40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80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逡逦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

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中译本说明

罗森斯托克—胡絮算是 20 世纪的一位奇特的思想性作家，早年在德国双修法学和古典语文学，兴趣极为广泛，学富五车，下笔却从不掉书袋，文风生动活泼，论题直逼当下现实迫切问题，思索深广有余，还富有宗教激情……

胡絮的书我仅读过两本：《出于革命：西方人自传》(*Out of Revolution: The Autobiography of Western Man*, 1938)和这本《越界的现代精神》。近八百页的《出于革命》给我的印象深刻，十多年前，我打算组译这本对我们认识西方颇为有益的大部头，试着联络版权才知道，在美国，胡絮的粉丝们早就搞了一个基金会，严格控制翻译事宜。基金会的负责人对我说：先翻译哪本书由他们定，译者也得先经他们考核，至于版税倒可以分文不取。

胡絮著述的第一个中译本就是基金会确定的这本《越界的现代精神》，我推荐的译者徐卫翔博士轻而易举通过了他们的严格学术考核(包括试译)。本来译事早就可以竣工，但卫翔痴迷

意大利歌剧,每天可以耽误翻译,不能耽误听歌剧,甚至不惜搁下译业义务为上海歌剧院翻译意大利文的歌剧排演指南。接下翻译任务不久,他又相续做了父亲、教授、副院长,越来越忙。不过,对卫翔的译文我向来有耐心等待,这次,一等就是八年。

关于胡絮其人及其思想和著述,英文版导言已经说得够细致,此不赘言。

刘小枫

2008年4月28日于沐猴而冠斋

教会的时间跨度自世界的开端至其终结，
因为教会从一开始就产生于其信仰者，也将延续至终结。
因为，我们基本上认为，从世界的开端至时间的终结，
没有一个时代其中找不到信仰基督者的。

圣维克多的雨果(Hugo de Sancto Victore+1141)

《拉丁教父集》卷 176, 页 685

目 录

- 中译本说明(刘小枫) / 1
英文版导论(哈罗德·斯塔默) / 1
序言 我们与命运有约 / 55

第一部:伟大的过渡期

- 第一章 我不够资格 / 61
 行动与言说的冲突 / 61 词与名的冲突 / 64
第二章 过渡期的美国:1890至1940年 / 70
 近郊 / 70 工厂 / 74 公路上的灵魂 / 78 罪的新本性 / 87 脱离于我们的时代 / 91 孩子不是成人之父 / 92
 东方对我们的入侵 / 99 约翰·杜威 / 100 达尔文 / 111

第二部:当时间脱节

- 第三章 未来的创造 / 117
 异教的征服 / 118 先行体验死亡 / 123 历史的意义 / 128

进步:基督教的还是现代的 / 131 科学和基督教纪元 / 140
信仰的间断 / 146

第四章 对活的上帝的信条 / 148

上帝是如何为人所知的 / 149 成年人和信条 / 154 基督
的神性 / 159 我们要造人 / 165

第五章 救恩计划 / 170

三个时代 / 171 启示的传承——意义的再生 / 173 肉欲对
道成肉身 / 177 匿名的基督教 / 182 言的死和复活 / 184

第三部:我们时代的身体

变迁 / 191

第六章 哦,幸运的罪!或回顾教会 / 194

机械论还是弱点? / 194 四边形:卡尔西顿、法兰克福、佛罗
伦萨、斯德哥尔摩 / 197 第一幅画面:缺乏信仰 / 201
第二幅画面:缺乏明爱 / 207 第三幅画面:人类心灵的复
兴 / 210 第四幅画面:重新接纳救恩计划 / 212 教
会史 / 217

第七章 十字架的穿透 / 220

作为实在的十字架 / 221 佛陀 / 231 老子 / 233 亚伯
拉罕 / 236 耶稣 / 243 作为一部“旧约”的“社会科学” / 246

第八章 和平的节奏或我们的“今天” / 253

节日的敌人 / 253 将要到来的主日 / 257 短期的经
济 / 264 武士和思想家 / 271 扎营的心灵 / 286 新世
界的节奏 / 292

索引 / 297

英文版导论

哈罗德·斯塔默(Harold Stahmer)

—

[vii]如今,在敏感的神学家、圣经学者、读者之间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理论旨趣。这种旨趣一方面关注解释学(hermeneutics)——关于解释(interpretation)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对所有那些可恰当地与无宗教性基督教(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或后基督教思想(Post-Christian thinking)相联系的作品兴趣。诸如布尔特曼(Bultmann)、福克斯(Fuchs)、埃伯林(Ebeling)以及怀尔德(Wilder)这样的名字则与前一方面,即对解释学的兴趣相联系;而朋霍费尔(Bonhoeffer)、罗宾逊主教(Bishop Robinson)、蒂里希(Tillich)以及考克斯(Harvey Cox)则与第二方面,即激进宗教(radical religion)有关。实际上,两者是相互关涉的,因为语言和交往在两者中都居于中心地位。对那

些同时熟悉这两种流行理论的人,我想说的是,罗森斯托克—胡絮不仅预见了一些旨趣,也为那些问题提出了答案,这在我们的时代兴许是愿意倾听的。

1946年,早在这些论题获得如今这种大众声誉之前,罗森斯托克—胡絮就出版了他的《越界的现代精神》(*The Christian Future or The Modern Outrun*)。不幸的是,它是一本在其题旨上超前于其时代的著作,因而很少为公众所关注。在学术界,发表于《犹太教与基督教》(*Judaism and Christianity*)上的他与罗森茨维格(Franz Rosenzweig, 1886—1929)的通信,已引起了阿尔特曼教授(Alexander Altmann)和埃默特教授(Dorothy Emmett)在《宗教学报》(*Journal of Religion*)的赞誉。^①此外,在很多场合,人们常把他与[viii]布伯(Martin Buber)及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相比较,这是因为他对语言的洞见以及他对对话母题(dialogical motifs)的运用。^②另一方面,他的《出于革命:西方人自传》(*Out of Revolution: The Autobiography of Western Man*)(1938)早就被称颂为杰作,称颂者并非旁人,乃是奥登(W. H. Auden)。1947年,罗森斯托克又被奥德汉(J. H. Oldham)描述为“我们时代的卓越人物之一”。在英文版的一篇弃言中,奥德汉承认罗森斯托克活泛的文体有些艰涩,但他又补充道:“与我们大部分人而言,他的心灵太快也太富

① Alexander Altmann, “罗森茨维格与罗森斯托克—胡絮:其论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通信导论”,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XXIV, 4 (October, 1944); Dorothy Emmett, “罗森茨维格与罗森斯托克—胡絮的通信”,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XXV (October, 1945)。又见 Rivka G. Hörsitz, “罗森茨维格论语言”, *Judaism*, vol. 13, no. 4 (Fall issue, 1964)。

② 英语文献参见 Maurice S. Friedman, 《马丁·布伯:对话的生命》(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60), 页 162 及 268; 又见 Walter L. Ong, S. J., “哲学社会学”, *The Modern Schoolman*, XXXVIII (January, 1960), Harold Stahmer, “言语交际与技术社会”, *Social Order*, (June, 1963)。

饶……那些不会被这些偶尔出现的困难吓倒的人,将会发现他们因与一个超常丰富且活跃、时常迸发富有穿透性洞见之火花的心灵,与一个极富生命力和刺激性的人格相接触而获得优厚的奖赏。这一人格使其全部所思获得生命,思想又成长于他与生命的角力。”^①

1946年以来,超过八卷的他的著作以及无数的论文以德文发表。此外,他的许多计划,诸如和平军团(Peace Corps)的想法都已变为现实(其指导性洞见已得到和平军团总监施莱弗 Sargent Shriver 的公开称颂^②)。我们希望,《越界的现代精神》的这一新版本,再加上计划出版的[ix]其不朽的两卷本的《社会学》(Soziologie)和讲演集《论人类》(Die Sprache des Menschengeschlechts)的美国版,将为英语世界提供一个机会,能够像如今在欧洲一样给予其作品以尊重和关注。

二

1959年,在明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ünster)授予其荣誉神学博士学位时,罗森斯托克—胡絮被敬称为新的北方魔

① Eugen Rosenstock-Huessy,《越界的现代精神》(London: SCM Press, 1947), J. H. Oldham 所作之弁言,页 xii。

② Sargent Shriver 关于“和平军团”的文章载《美国人物百科全书 1962 年年鉴》。1946年后其主要著作包括《精神之气息》(Der Atem des Geistes, Frankfurt: Frankfurter Hefte, 1951);《欧洲革命与诸民族特性》(Die Europäischen Revolution und der Charakter der Nationen, Stuttgart: W. Kohlhammer, 1951);《疗治与真理》(Heilkraft und Wahrheit, Stuttgart: Evangelisches Verlagswerk, 1951);《可贵的人》(Der Unbezahlbare Mensch, Berlin: Kathe Vogt, 1955);《越界的现代精神》的德文版(München: C. Kaiser, 1955);《社会学》(Soziologie)第一卷和第二卷(Stuttgart: W. Kohlhammer, 1956及1958);以及最近的《谈人类》第一卷和第二卷(Heidelberg: Lambert Schneider, 1963及1964)。

术师,20世纪的哈曼。罗森斯托克-胡絮幼时名叫奥伊根·罗森斯托克,1888年出生于柏林,其父是一位受人尊重的德国犹太银行家,此时正好是哈曼去世一百年。16岁时,他开始其信仰的实践。像哈曼一样,他始终咬住语言的骨头,在欧洲,人们恰切地称他为 Sprachdenker——言语思想家。^①虽然置身于极端不同的社会与理智氛围中,但他们著作的相似性,尤其是他们对言语之圣事力量的尊重,的确是给人留下了至深的印象。

比如说,试比较一下罗森斯托克-胡絮的如下陈述和哈曼的两段话:

而我思想中这一此世特征事实上是阿尔发(Alpha)和俄梅加(Omega),据此我重新把握每一件事物。言语反映了这一过程的样式,即便对于某个曾受哲学影响的人。正因为如此我更愿意谈论言语而非理性。

再看哈曼的陈述:

[x]我也不知道永恒的真理,除了那些始终是此世的。

我既不讲述物理学也不讲述神学:在我这儿语言乃是理性和启示的母亲,是其阿尔发和俄梅加。

在我这儿问题不是这样的:什么是理性?而是:什么是语言?

^① 缪勒(Georg Müller),“言语思想家奥伊根·罗森斯托克-胡絮”,《福音神学》(*Evangelisches Theologie*, July-August, 1954),页314—334。缪勒就罗森斯托克-胡絮著作的各方面写了许多深入透彻的文章。

对于他们每一位,言语(或用哈曼的词:言语表述 verbalism)构成了哲学与神学论述六头女妖(Scylla)和大旋涡(Charybdis)之间的 via media(中间道路)。^① 每个人都把言语看作是神圣的,并且每个人都在语言中看到了解决其时代所具有的人造及抽象语言和体系之困扰的答案,这些语言和体系让人想起启蒙运动和 19 世纪哲学家们以及他们的现代传人。康德的先验唯心论——哈曼抨击它,因为它贬低感性言语并拒绝日常经验的证据——再加上费希特(Fichte)和黑格尔(Hegel),他们已规定了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头几十年受欢迎的宗教、伦理、政治和哲学范畴。起初遭到哈曼抨击的东西,到了罗森斯托克—胡絮的时代仍弥漫于 20 世纪欧洲每一代人的理智生活。在抨击启蒙运动时,哈曼所倚靠的首先是感性诗意言语,它形成于《圣经》所固有的受时间约束且重视时间的(time-conditioned and time-oriented)实在观。对于哈曼,神圣的自然言语和诗实际上是同义词。无论是哈曼的个人——如果不是个体主义式的——虔敬,还是他的此世性,都成型于他的语言观和他对美学与文学主题的全神贯注。在常规的意义,他不是个社会思想家。法国大革命之前诸事件——对罗森斯托克—胡絮和罗森茨维格而言它们预示着约翰[xi]时代之开端——的社会意义很少(如果说还有的话)对哈曼产生影响,当时他已是老人。某些启蒙思想家试图通过运用理性而使人从不仅是宗教迷信中也从

① “罗森斯托克致罗森茨维格”(1916 年 10 月 28 日);哈曼(J. G. Hamann),《各各他与谢卜里米尼》(*Golgotha und Scheblimini*) (译按:各各他,一译髑髅地,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处;谢卜里米尼[sheb limini]:希伯来语,意为“你要坐在我右边”[见《诗篇》110:1],路德等神学家以此为耶稣基督的称号。)(1784);哈曼致雅可比(F. H. Jacobi)(1785, 1784 及 1787)。

按希腊神话,意大利墨西拿(Messina)海峡的一处,一边是六头女妖斯库拉,另一边是另一个怪物大旋涡卡律布狄斯。指处于双重的危险之中。——译注

政治和经济压迫中获得自由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哈曼所不知晓的。以理性的名义所做的任何事——且不管其意向——从哈曼立场看都是绝对非自然的并且在宗教上是亵渎的。就像这么多宗教实存主义者,他们对其个人实存的纠缠使得他们走不出与那些更大范围的社会状况相冲突的孤寂灵魂,而正是这些社会状况影响了人类处境(human condition)。对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的全神贯注——还有比如减轻与工业、技术社会有关的严苛的劳动条件——这些都在哈曼的视野之外。虽然在哈曼的时代已有苗头,但社会科学的形成却是19世纪的事,且端赖实证主义及行为主义鼓噪者之助。尤其是,如今这些从应用社会学及分析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以及其他行为主义进路的角度对灵魂的纠缠,乃是一种只有当装配线进入创造新造物的事务后才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现象。当时历史主义的后果也没有像在罗森斯托克-胡絮的学生时代那样为人所感知。同样不为哈曼时代所知晓的是现时代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于多变社会、原子时代、自动化、劳动时间减少、闲暇时间增加,更重要的是通信领域中的进展:电台、电视和电子设备。后者不仅要求人的视觉能力,更要求人的口头和听觉能力,其方式是以往的时代所全然不知晓的。还要来临的是现代都市生活以及它把生活区分为在都市工作、在近郊游戏、还有合伙拼车。同样的还有新近的问题:建制宗教的传统形式是否足以应对人的多面性(many-sidedness)——或用罗森斯托克-胡絮的话——是人的多样性(multiformity of man)。现代精神及其全部神经机能症(neuroses)、自负、需求、价值系统以及疏远感和异化感——其问题[xii]要素——在哈曼的时代尚未降生。要是他活在今天,去发现可能会在这两位北方魔术师中间出现的一致性程度,乃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他们都认为在言语中有满足其各自社会之兴趣的解毒剂。正因为罗森斯托克-胡絮对言语、时间、劳